

神魔怪世录

电

说

魔王传奇 第七封印



[台湾] 纳兰贞 著 / 高庆忠 静子 绘图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CHINA FILM PRESS

责任编辑: 渝生 彭畅

装帧设计: 深圳市深港台出版交流中心书建工作室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七封印 / 纳兰贞著; 高庆忠, 静子绘图.

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1999.1

ISBN 7-106-01417-6

I.第… II.①纳…②高…③静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9183 号

第七封印⑤

[台湾]纳兰贞 著

月之传奇 / 魔王传奇

高庆忠 / 静子 绘图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

广东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大 1/32 印张: 40

字数: 750 千字 印数: 1-8000 套

199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106-01417-6 / I·0208 全套 5 册总定价: 75 元 (每册 15 元)



● 月之传奇

- 第1话 金乌鸦，玉乌鸦 3
第2话 命运的齿轮 29
第3话 纳采婆婆苑 55
第4话 再遇暗妖精 80

● 魔王传奇

- 第1话 云从日边起 113
第2话 暗自影中生 140
第3话 魔王的冰狱 164
第4话 三组六芒星 187



月之传奇

可是第七个封印喀尔提，
我怎么想也想不起；

第 1 话

金乌鸦，玉乌鸦

但负能源既是与现有能量全然相异的存在，要想在不引起逆雷的状态下加以净化，着实的比使用一般魔法要吃力数倍。艾诺维的意志力固然远非常人可比，但人力有时而穷，血肉之躯的肉身终有耗竭的时候。这个道理，赶来支援的费妮丝雅或者比任何人都要明白得多。一眼见到艾诺维已然施用了“大回天逆尘平波诀”，心下一惊：

“非得速战速决不可！”右臂一抬，两道水刀疾射而出，直奔金季毵和萨拿。原来她只一照眼，便认出了亚拜罗尼额上的护命绦；知道和这位仁兄有得缠的，因此当然是先挑容易解决的来打，好让卡鲁奇、索朗陀耶两个能得自由。亚拜罗尼虽然拚命想冲过她的阻挡，好去对付艾诺维，但费妮丝雅布下的水壁力道实在太太，无论如何也冲不去。而，眼看着金季毵和萨拿撑持了没有多久，萨拿便发出了一声惨叫，一道水箭自他右腹穿过，鲜血标溅。这名使徒在狭窄的平台上滚了两圈，就此不再动弹。亚拜罗尼心下大惊：“这小子怎地突然变得这等不济事？”

费妮丝雅见这名刺客如此容易便打发了，也同样微微的有些诧异；但在她的立场，敌人少一个好一个，虽然诧异也不曾多想，脚下位置变换，便待全心去应付金季琵。却是才刚刚侧过半边身子，眼角余光里，便赫然见到艾诺维身子一软，整个儿瘫倒在佛兰珂身上，很显然已经失去了知觉。

不说费妮丝雅当场胸中一紧，索朗陀耶、卡鲁奇两个也是脸色大变。自从水妖精王来援，他两个没有了后顾之忧之后，便几乎全付的注意力，通通放在艾诺维和佛兰珂身上。只是自知艾诺维施法的时候旁人插不上手，而索朗陀耶又没有可能在这种状况底下去替他找寻火水晶，这才一直作壁上观。眼看着艾诺维力尽晕厥，索朗陀耶不假思索，说道：“你护着我过去。我来替他把剩下的工作做完。”卡鲁奇一言不发，扶起索朗陀耶便朝艾诺维奔去。

由于艾诺维人高马大，佛兰珂大半个人都被他身子遮住了，他两人浑看不出她的表情，只知道艾诺维开始施法时她极力挣扎，其后挣扎渐缓，到艾诺维晕死过去之时，似乎已没看到她再有什么动作。待赶了过来一瞧，只见佛兰珂双目紧闭，脸颊上纵横交错的全是泪水；左臂上的无量虚却就在这短短的片刻之间，已经由原来的殷蓝，淡化成了寻常的蓝色。

原来净化的过程只一开始，佛兰珂内在的原我便即破土而出。诚如吉托一再说过的：遭到负能源入侵的人，并不必然是变得邪恶了，而是本性中的本能与欲念大幅孳生，遂致于不再受理性的掌控。但贪欲与黑暗的部分虽然生生不已，她的理性与意志并不曾就此遭到吞噬，仅仅是受到了压缩——这，其实也可以说是人性中善念的一种必然。负能源的压迫

虽然越来越强大，内在的意志反倒越淬越坚韧。一旦负能源的约束力量转弱，在压抑与破坏中不断求取生存，因而不断强化、不断提升的清明与善念，便就如同坚冰覆盖下的种子，在暖春到来时迅速地抽枝生芽。也因此艾诺维的大回天诀虽然执行了没有多久，净化掉的负能源严格说来才刚刚过了三分之一，她心灵之中的善念与恶念，却已经到达了一个平衡的状态。

偏偏才刚刚来到这个关口，艾诺维突然间身子一软，整个人瘫倒在自己身上；佛兰珂知道他气力不继，心下大急。与无量虚紧密相贴的左手几乎是立时便捏起了法诀，却要再度呼唤负能源，却立时让她的右手牢牢地握住了。脑子里好不容易才恢复了清明的理性以一种焦切的声音在指挥她：保持镇定，拒绝诱惑；只要不再吸引负能源，情况就绝无可能恶化。艾诺维既已晕厥，人间世上，唯一能救得了你的，只有你自己了……

便在这个时候，她紧闭的双眼前头光影忽然间微微一暗，仿佛有谁挡到了自己的身前；同一时间里一个再熟悉也没有、再搅动她心神也没有的声音响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虚空之主塞凡沙顿·第米垂斯，听从我的请求，将时空之轴转成缚咒。无始无终，非实非空……”

索、索尔！来的人竟然会是索尔！佛兰珂心神大乱，左手的手诀立时重新捏聚成型，咒文几乎忍不住便要脱口而出。她自然绝计料想不到，为了预防万一，在留宿在日光镇上的那一夜里，索朗陀耶已经向艾诺维学来了净化负能源的法门。佛兰珂一面左手手诀颤动，一面却忍不住要睁开眼来瞧他。

而，这一睁开眼来，见着他挺秀的五官，苍白的脸色，金色的眼眸无比专注地凝视着他自己不断变换的手诀……她湛蓝的双眼就再也闭不回去了！多少时日以来的爱欲纠葛、情潮起伏，乃至为了得到他而施展出来的种种作为，海波般在她心头汹涌涌起，也就如同千万个大浪一般地搅碎了她温柔的心：

“你这个……不识羞的丫头，怎么敢那样一厢情愿地认定了他欢喜了我？就算他本来真的对我有那么几分好意，我……我做下了这许多无耻的事，他如何还能看得起我？”眼看索朗陀耶脸色越来越是苍白，满头大汗滚滚而落，料知他所中的毒必然尚未清除；则使出了这等高深的魔法来为自己去除负能源，可以说是已经不顾惜自家性命，更加的惭愧万分：

“我……累得这许多人为我受苦，累得他……自今而后，岂还有面目见他？”这个念头只一浮上脑海，便觉得心如刀割；所有的悲苦惭愧，悉数化作了滴滴情泪，断线珍珠一样地往下直滚。虽然泪水模糊了视线，她却不舍得将眼神移开半分，只心中一个声音悄悄地在说：

“好好地看着罢。能看多久算多久，能刻多深就刻多深。自今而后，再也没有机会这样瞧着他了……”蓦地里脏腑间一阵剧痛，一股子腥血之气直直地涌向了喉间。

佛兰珂吃了一惊，本能地将那口鲜血咽了下去。转过眼睛一瞧，只见得那方紧缠在自己左臂上头的无量虚已经松了开来，转成一种若有若无的诡蓝，而淡蓝雾气兀自不住往外飘出。她伸出手去将那巾子拉了下来，丢在地上，只见自己左臂上伤口微微绽开，血丝细细渗出，却是一种偏紫的黯红

颜色。她在医疗魔法上修为本极精深，略一思索，便即恍然：

“负能源既然是一种与现存物质相对立的存在，自不免于对人体造成重大的伤损。入侵的时间越久，造成的破坏便越剧烈。共生期间还可以以它自己的方式护卫着宿主，但现在……”才想到这个地方，脏腑间又是一阵剧痛。这一回她再也忍耐不住，一口血喷在地上。

且说卡鲁奇扶着索朗陀耶，奔过来接替艾诺维做了三分之一的净化工作之时，费妮丝雅本想问他：“你支持得住么？可别太勉强了。”但知道他心高气傲，一句话硬生生忍了下来。一面继续阻挡亚拜罗尼，一面对付金季毳。金季毳和费妮丝雅之间，本来就隔着卡鲁奇，以及卡鲁奇造成的结界；费妮丝雅对付她所用的水刀水柱因此往往自她后方唤来，攻击她的背心。这名女性使徒的本就不擅长攻击型的魔法，在萨拿倒地之后更是难以支持。过不了多久，被一道水柱冲激得跌在卡鲁奇的结界之上，被卡鲁奇的虎爪自喉头扫过，立时倒地而死。

战事进行到了这步田地，使徒中人可以说已经是一败涂地。亚拜罗尼虽然存下了玉石俱焚的决心，不顾费妮丝雅设下的结界有多强劲，拚死命只想冲将过去，攻击艾诺维，但护命缘只能保护他不受伤损，却并没有办法增强他的攻击能力。就算他冲得过水妖精王那无比强大的水壁，事实上也没有可能攻得破艾诺维，乃至索朗陀耶施展大回天诀时所形成的结界，更何况他根本连那层水壁都冲不过去。眼看着连金季毳也死在了卡鲁奇手中，知道大势已无可为，蓦地里脸孔一阵扭曲，一口鲜血哇的喷了出来。

费妮丝雅微微皱眉，说道：“战场上本来就有胜有败。你们身为黑暗界的法王，要与传承者相抗相争，按理说应该早就有了必死的觉悟，何以还这样想不开？”她与亚拜罗尼在狄凡夏所住的小村里曾经短短地交手了一回，见他在兵败仓皇之际，仍然坚守“不伤无辜”的原则，敬重此人是条汉子，这才忍不住劝了两句。

亚拜罗尼微微苦笑，说道：“费妮丝雅陛下这等说话，可真是将在下瞧得小了……”一句话还没说完，猛然间弯下腰去，又是一口血吐在地下。卡鲁奇耸了耸鼻子，微微地有些吃惊，说道：

“这个味道不对啊。你……你是中了毒？”

亚拜罗尼接连吐了两大口血，此刻脸色已然整个的泛了青，慢慢地坐下地去，从怀中掏一个小磁瓶子，倒了两颗药丸子出来服下了。卡鲁奇好奇之极，问道：“喂，你们自己对毒药这等有办法，怎么搞的还会中毒？还居然闹到这个时候才来吃解药？难不成没事拿自己作实验？”

亚拜罗尼斜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这并不是……对症的……”声音虚弱，可是那毒药着实猛恶。才说了这几个字，脸上肌肉一阵扭曲，似乎又要反胃；他紧紧地咬住了牙关，这才没再吐血。原来使徒中人虽然和法王们达成协议，在日轮亭对艾诺维一行人发动攻击，但皇宫大内是何等紧要的所在，使徒们又一向被目为邪道异端，想到要让他们在皇宫里自由来去，可着实的令法王们再三踌躇。亚拜罗尼想及自己在庞该临终前对他许下的承诺，牙关一咬：

“就算拿自家性命作代价，也不能错过这个良机！”自动提出要求，服下了雷富尔精心配制的毒药，这才释去了法王

们的疑惑。虽说使徒中人精于药理，这毒药未必就杀得了他；但委屈求全到了这步田地，其牺牲已不可谓不重大了。只不过这个中内情，亚拜罗尼自然绝计没有可能向外人提起。

亚拜罗尼所中剧毒这一发作，使徒们眼看死的死、伤的伤，费妮丝雅不需要再全神贯注地留意敌手，这才乘着亚拜罗尼服药的这段时间里挥动素手，指挥着山壁底下的积雪，将火水晶拱了出来，奔向自己掌中。生命之石入手之后她双眸一霎不霎地留意着亚拜罗尼，顺手将火水晶交到了卡鲁奇手上，说道：“等索朗陀耶收法了之后，把它给你师兄戴上。”艾诺维眼下也在大回天诀的结界笼罩范围里，若不等索朗陀耶施法完毕，卡鲁奇是进不去的。

亚拜罗尼微微苦笑，说道：“败军之将，费妮丝雅陛下也太小心了……”哇的一声，吐了一口黄褐色的汁液出来。显然他方才服下的药物，已经开始产生中和的效果。费妮丝雅秀眉微蹙，说道：“你们索摩人的行事，有时真是令人无法理解。既然能够解毒，为什么……”亚拜罗尼苦笑道：“我不说了我没有对症的解毒之药么？这种中和剂只一吃下肚去，破坏了药物原本的结构，总之是一定会发作的——虽然发作起来会轻得多。但在今早的行动之前，我可负担不起那个后果……”这几句话他说得有气无力，显然真的受不了小小的损伤；到后来大口呕吐，便再也接不下去了。

卡鲁奇斜着眼睛看他。打从艾诺维答应解开地封印起始，这几个“里狄加小师兄”的徒子徒孙便不断地来找麻烦，打输了跑，跑过了又来，着实的难缠至极。眼前这小子虽然已经一副吐得只差没断气的样子，但野兽般的直觉告诉了

他：这小子跟自己是同一型的。只要给了他一点机会，那野性的生命力永远能够自最大的创伤中复原；只要给了他一点机会，他永远会追杀自己认定的敌人，直到双方之中有一方面倒了下去为止……

蹑手蹑脚地摸到了亚拜罗尼的身边，卡鲁奇出奇不意地探出手去，一把将他额上的护命绦给摘了下来。

亚拜罗尼早已吐得全身无力，眼睁睁看着护命绦让卡鲁奇取了回去，甚至没有气力去抗议。万料不到卡鲁奇得寸进尺，护命绦既然顺利到手，出手再没半分顾忌，居然在他全身上下乱摸起来！亚拜罗尼又惊又怒，道：“你做什么？”卡鲁奇将他身上的瓶瓶罐罐一个一个掏将出来，说道：

“当然是找解药，还能干什么？你们拿来害艾诺维的药得用什么来解？害索朗陀耶的那一种又该拿什么来解？”

亚拜罗尼平生纵横四海，几曾让人如此捉弄过，只气得七窍生烟。但以目前的态势而论，抗议挣扎都于事无补；当时牙关紧咬，一言不发。费妮丝雅微微皱眉，说道：

“你别这样捉弄人家，他不会说的。就算说了，你又怎么知道那是实话？”卡鲁奇一听这话说得有理，甚是泄气，嘴巴上兀自不肯服输，说道：

“他敢不说实话？奶奶地，老子把他倒吊起来，恶揍一顿，三天不给他饭吃！”嘴里头虽然叽哩咕噜，叨念着各种整人的法门，但其实自己心中清楚：药物只一吃错，立时便是要人性命的东西，他可绝对没有那个胆子，敢拿艾诺维和索朗陀耶的性命开玩笑。

费妮丝雅也不理他，转向了亚拜罗尼，说道：“你自己应当也很清楚，传承者绝无可能害怕你们再来惹事。只是这般

纠缠纷扰，每每牵连无辜，到底不是一个了局。不如这样罢。我送你一些生命之泉助你疗毒，你答应我不再来生事如何？”水妖精王虽是人间智慧最深刻的妖精，对索摩人深所执泥的自尊、法规与复杂万端的内在纠葛，都有着比其他妖精更深刻的理解，但便也因了这种怜惜与同情，更真切地希望能够息事宁人，化干戈为玉帛。话在别人耳中听来有多天真，可也顾不得了。果然亚拜罗尼一听之下，虽然身体正处于极度虚弱的情况下，也忍不住呛笑出声，说道：

“盛意心领了！亚拜罗尼可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收受贿赂这等事是不能做的。再说，使徒十三今日已然一败涂地，费妮丝雅陛下又何必再费这种心思？亚拜罗尼有事向来自己承担。这毒伤若是治得好的话，算是在下命大；如若治它不好，各位的麻烦岂不全都省了？”

卡鲁奇大怒，十指关节毕剥作响，说道：“去你妈的臭小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！老子这就先把你身上这些乱七八糟的药全喂你吃了，先痛个你半死不活，看你还能罗嗦！”费妮丝雅叱道：“别胡闹，把药都还了他罢。”卡鲁奇双手牢牢地把着药瓶，对着费妮丝雅怒目而视。只可惜他脸上的胡子已然全数刮了，否则一根根全立将起来，那模样必然滑稽至极。

费妮丝雅知道他小孩子心性，这会儿竟是与亚拜罗尼杠上了，自己现下再说什么都没有用，唇边露出了一丝宽容的笑意，摇了摇头，侧过脸去瞧向索朗陀耶——

只瞥了这么一眼，脸色登时大变。

原来以索朗陀耶此刻的体能而论，只剩得平常状态下的十之一二；勉强施出了大回天逆尘平波诀，那情况和艾诺维相比之下，当真是大哥别说二哥，高明不到哪里去。施术到

了中途，已经是汗透了重衫；却是再过上十来分钟，他连汗也流不出来了。整个胸口空空荡荡的，口鼻之间都冒出了血丝。甚至不必是一个修行精深的术者，也知道这种情况危险至极。但索朗陀耶打一启动了大回天诀起始，便已将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。在气力已然透支了又透支、整个神智都已经进入昏晕状态的时候，他所剩下的唯一的坚持，竟只是集中在他左手那已经成了机械反应的、不断反复的各种手诀之上

甚至、不晓得要睁开眼睛来检视一下：她身上的负能源是不是已经全数净化了。

便在这个时候，一股子浓烈至极的腥血之气，直直地冲进了他的鼻端。由于自己的口鼻之间也在渗血，索朗陀耶初时对这股血腥气息并没留意；但在这小小的结界之中，气味无处可以遁逃，越来越浓的血腥气终于使得索朗陀耶心神一凛，蓦地里清醒过来，本能地将双眼睁开了一线——

这便赫然见得佛兰珂一偏头颅，又是一大口鲜血吐在地上！

索朗陀耶眼前一黑，几乎当场便晕了过去。但这个才二十二岁便当上了月首法王的青年，着实有着人所难及的意志力；昏晕边缘他牙关一咬，居然硬生生地撑了过来。顾不得自己已然将近虚脱的身体，他俯下身去估听佛兰珂的心跳。这才注意到佛兰珂胸前衣襟、身边地上，全都已让鲜血染红。

鲜血？鲜血？索朗陀耶的心跳停了一拍，狂喜与焦灼同时间里涌进了胸中。浑没心神去思索她之所以变成这般模样的理由，他不顾一切地吐出了培灵梭。这时候佛兰珂五脏六

腑、整个身体所受到的破坏才刚刚开始呈显出来，虽然周身剧痛，大口呕血，但神智尚未散乱，一见到他吐出了培灵梭，不知道哪里来的气力，一把抢过了那红色的弹丸，叫道：“不可以！你……”只这一下动作剧烈，又是一口鲜血狂喷而出。

但只她这么一阻止自己为她疗伤，索朗陀耶便清楚明白地见到：那个纯真明理、善良高贵的女郎已经回来了，心情激动，说道：“别闹了，佛姬。只要救得你的性命，我自己的又有什么可惜！”声音虽然暗哑至极，却是说得情真意切。佛兰珂自与他相识以来，从未见他如此直言无隐地吐露自己的心事，一时间心如刀割，泪水无法自制地奔流下来，说道：“不，我绝计不能……再让你……”一句话还没说完，便又吐了一口血出来。

索朗陀耶只急得四肢冰冷。深知自己若不赶紧采取行动，她绝计支持不了一个钟头，伸出手去，便要取回她握牢在手中的培灵梭。但佛兰珂五指攥得死紧，他自己指尖麻木而颤抖，施不出半点气力，一时间竟是夺不回来，急得只叫：“佛姬……”

便在这个时候，费妮丝雅温柔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说道：“你别急，索朗陀耶，先把这个喝了，嗯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将半个水杯的生命之泉送到了他的口边。索朗陀耶大喜，二话不说地喝了一个干净。但他此刻耗竭过甚，半个水杯的生命之泉只是让他缓过气来，却不足以补回他耗损体力的二分之一。费妮丝雅见他盯着水杯底部，眼中露出了疑惑之色，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

“对不住，索朗陀耶。这一阵子我们对生命之泉的使用

量过于庞大，可笑我竟然没多加留意……只这半杯，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。”

索朗陀耶身子一震。想到最近费妮丝雅换来的生命之泉，似乎都只进了自己一个人的口中，脸色惨白，说不出话来。卡鲁奇在旁说道：“这个很简单啊。爸爸生前教过她止血的法门，让她自己医自己不就成了？”

索朗陀耶大喜，一伸手便抬起了跌在地上的无量虚，说道：“佛姬……”却不意佛兰珂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仿佛见到了什么毒蛇猛兽一般，拚死命朝一旁滚了开去，叫道：“不，快些拿开！我绝计……绝计不再碰、碰这个……”一手按着胸口，喘息得极是痛苦。

众人浑没料到她在大变之后，会对无量虚生出这样强烈的排斥反应，又是着急，又是无措。索朗陀耶追上前来，将她牢牢地抱在怀中，朝艾诺维投去了求救的一眼。这时节水晶已然回到了艾诺维额头之上，他也已经醒转来了有那么两三分钟，事情始末看得分明，脸上现出了迟疑之色，说道：

“我是可以唤来虚空之力，再藉由转嫁之法由你承担过去为她疗伤。只不过这个法子虽然省力得多，对你而言却还是……”卡鲁奇自告奋勇，大声说道：“我来好了！咱们的月系魔法练得虽然不怎么高明，有索朗陀耶在一旁看着，难道还出得了差错？”

索朗陀耶苦笑道：“这可不是临阵磨枪就能解决的事。艾诺维，这可得麻烦你了。”佛兰珂被他抱在怀中，听得几人你一言、我一语地商讨着如何解救自己，深知就算有艾诺维插手，对索朗陀耶而言依然危险至极，心痛如绞，暗自思量：

“我有什么值得你救的？更别说是还得付出如此庞大的代价了。如若你有了万一，难道我一个人还活得下去不成？”言念及此，不知道哪里来的气力，手中的培灵梭远远地抛了出去。

索朗陀耶骇然变色，想也不想便扑身而出；却是身躯沉重，才刚扑出便即跌倒，培灵梭自他肩头呼啸而过。他急急捏动手诀，想呼唤疾风。但身体虚弱到这步田地，匆忙中没想到手上还有一方无量虚可以使用，风来得既缓且微，根本阻不住见风即长，已然化作长鞭的培灵松。这平台本是为了开采矿石才开辟出来的，范围本就不广。右手边是矿区，左侧斜面已是峭壁；佛兰珂使尽全力一掷，那红色的弹丸在飞掠的过程中化作长鞭，落在道路尽头滚了两滚，直直地坠入深谷之中。佛兰珂喘息着笑道：

“这下子……你可就……没有办法了吧……”神情一松，就此晕了过去。

索朗陀耶眼睁睁看着培灵松落入深谷，只觉得心脏都冻结了。万想不到几经艰难，费尽周折，好不容易唤回了她清明的神智，却难道要在这个地方束手无策，看着她血尽而亡？不顾一切，将无量虚在身前展开，念道：“月之女神席拉蒂亚，水精……”艾诺维叫道：“快些住手！你不要命了么？”飞身过来，劈手便夺。索朗陀耶此时哪里争得过他，无量虚立时让艾诺维夺了过去。他牢牢握着艾诺维的手腕，喘息剧烈，叫道：

“你别管我！若是连她的性命都不能救治，我学了这么些年的魔法还有什么意义？”艾诺维心想救得回来也还罢了，以目前这个状况，只怕那个还没救回来，这个倒先死了，无